

# Vernon God Little

维农少年

[英] DBC·皮埃尔 著  
孤蓬 陈静 译

“我”用随意的节奏，唱一首荒谬世界里的黑色幽默之歌。

一次少年与成人世界的对抗  
一场死亡面前美国式荒诞剧

布克文学奖  
柯斯达奖首作小说奖  
波灵格大众伍德豪斯奖 三冠之作



# Vernon God Little

维农少年

[英] DBC·皮埃尔 著  
孤蓬 陈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4763

VERNON GOD LITTLE by DBC PIERRE

Copyright: © 2003 BY DBC PIERRE LRD/BK/SW/09449—CN4303/CN4303/10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农少年/(英)皮埃尔著;孤篷,陈静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278-9

I. ①维… II. ①皮… ②孤… ③陈… III. ①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4738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文学统筹: 乔振华 陈希颖

封面设计: Kid'i

### 维农少年

[英] 皮埃尔 著 孤篷 陈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9278-9

定价: 26.00 元

# Vernon God Little

## 目录

第一幕 | 出尿啦 /1

第二幕 | 我如何过暑假 /65

第三幕 | 怪事频发 /151

第四幕 | 我是怎么熬过暑假的 /207

第五幕 | 你和我在一起会痛苦 /245

1

玛蒂里欧的天气真是热死人，不过游廊上报亭里的报纸上登载的却全是令人胆寒的冷消息。不用猜谁星期二整夜站在路上——那准是永远揩不干净鼻涕的老婆子莱丘加太太。我说不上她当时是在发抖，还是飞蛾和透过柳树的游廊灯光弄皱了她的皮肤，反正她就像葬礼上的缎子一样在大风中抖动。不管怎样，天亮时人们看到她两脚之间有一滩尿。这告诫你城里循规蹈矩的日子已像狼嚎一般逝去，也许已一去永不复返。只有老天知道，我曾经尽心尽力想弄明白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得到过我们会无限风光的暗示。不过，发生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不再轻易认同这些暗示了。我是说，我这过的算是他妈的什么日子？

这天是星期五。我呆在警长的办公室里，觉得这是上学或诸如

此类时候的一个星期五。学校，他妈的就别提它啦。

我坐在透过一排门照进来的光柱之间，身上只穿着鞋子和星期四换上的内衣。看来，我是迄今为止他们逮到的头一个。我没惹祸，别错怪我。星期二那天的事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虽说如此，今天还是没有人愿意呆在这儿。你也许还记得那个叫什么克拉伦斯的家伙，就是去年冬天报上登过的那个老黑人。他就是曾在这间全是木头的大厅里，面对着摄像机打盹的那个变态的家伙。报导说，这表明他对自己罪行带来的结果毫不在乎。我想，他们所说的“结果”就是斧子砍出来的伤口吧。这个老克拉伦斯的脑袋给人剃得光溜溜的，活像一头动物。他穿着医院里精神病人穿的衣服，戴着果冻罐子底儿似的眼镜，就是那种满嘴尽是牙花子可就是没有牙齿的人戴的玩意儿。在法庭上他们把他关在一个动物园关动物的笼子里，后来判处他死刑。

我只低头盯着我的耐克鞋瞧。是“乔丹新杰克”型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我本该吐一口唾沫在鞋上，把它擦一擦的。可是我光着身子呢，这样干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啦。哼，我的手指头黏糊糊的。我敢发誓，按手印时弄上的印泥到世界末日那天也擦不干净。这些蟑螂，还有他妈的印泥。

一个巨大的阴影融入走廊那黑暗的一侧，那是一个女人。她走近了，一个门厅里射出的光亮凸显出她抱在怀里的巴恩烧烤牛排盒子，还有我的一袋衣服、一部她正对着讲话的手机。她走得慢，一身是汗，脸抽搐成皱巴巴的一团。虽然穿着警服，你也看得出她是居里家的人。还有一个警官跟在她身后来到走廊上，她挥手让他走开。

“我来录初步的口供，待会儿做陈述时我会再叫你的。”说完她把电话移到嘴上，清清嗓子。她的声音很尖，几乎是在厉声尖叫。“哼，哼，我没说你是傻瓜。我只是解释，从工（统）计学的角度看使用特警队可以减少伤亡。”她吱吱的叫声太响，把怀里那个盛烧烤牛排的盒子都震落在地上。她嘴里嘟囔着，弯下腰去：“午饭只有色

拉，呸，我向上帝起誓。”电话打完啦，这时她才看见我。

我坐起来，仔细听是不是我妈来接我了，可是她没来。我就知道她不会来，由此可见我是多么精明。但我仍旧等着。我，维农·天才·利特尔，真是他妈的一个天才。

这位警官把那包衣服扔到我膝盖上。“过来。”

妈不会来啦。她会在城里争取人们同情我，不遗余力。她会说：“唉，维恩<sup>①</sup>让他们毁啦。”她仅在早晨一起喝咖啡的好朋友当中用我的昵称维恩，其用意是表明我们母子关系是他妈的多么铁，而不是乱糟糟地纠结在一起，真令人笑掉大牙。我可以保证，假如我老妈带着一本用户指南来，那上面最终会告诉你如何叫她滚得远远的。大家都知道星期二的事全怪耶稣<sup>②</sup>。可是妈妈明白吗？我在协助警方调查，仅仅知道这一点就会让她患上妥瑞症<sup>③</sup>，就是那种胳膊随意乱比划的怪病，不管它叫什么。

这个警官把我带进一间屋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屋里没有窗子，门上贴着我的朋友耶稣的照片。我坐在那把脏兮兮的椅子上，一边穿衣服，一边努力想象这会儿只是上周末，同往常一样，停滞的时光通过没有刻度盘的空调机一点点地渗入城里。我想象一条西班牙猎犬想从喷水器口接水喝，结果却碰了鼻子。

“你就是维农·格雷格里·利特尔？”这位女士给我一根烤肋条，不过又显得有些不愿意。老实说，看到她的下巴为了那根肋条颤动不已，你就是当时接过来也会后悔的。

她把我那根肋条放回盒子里，又拿出一根自己吃。“哼哼，我们就从头开始吧。你平时住在比乌拉大道 17 号？”

---

① Vern 维恩，维农（Vernon）的昵称。

② 耶稣，此处及下文指作者的朋友，名为 Jesus。

③ 又称抽动秽语综合征，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痉挛疾病，包括运动痉挛，声音痉挛以及综合痉挛，通常在 21 岁前发病，有些病人有内部意志驱使运动的感觉，并伴随着心情焦虑。

“是的，长官。”

“住在那儿的还有什么人？”

“就我妈妈，没有别人。”

“多丽丝·埃莉诺·利特尔……”烤肉汁滴下来，落到她的姓名牌上。那上面写着“魏茵·居里副警长”。“你十五岁啦？这可是一个惹麻烦的年龄啊。”

她是在开他妈的玩笑还是怎的？我把新杰克鞋并在一起蹭蹭，寻找道德支撑点。“长官，这件事会花很长时间吗？”

有那么一会儿她睁大了眼睛，以后又眯成一条细缝。“维农啊，我们是在讨论谋杀案的帮凶。需要花多长时间，我们就得花多长时间。”

“那么……”

“不要对我说你同那个墨西哥小子没有什么关系，也不要告诉我除了你他还有别的朋友。别给我说这些，压根儿就别张口。”

“长官，我是说，一定有很多证人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情况。”

“是吗？”她四下里张望一番才说：“可是我在这儿没有看到别的什么人。你看到了吗？”我像个傻瓜似的四处看看。哼，她跟着我的视线转，把我的目光拉回来。“利特尔先生，你一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吧？”

“当然，我想是的。”

“啊哈。我要说明一点，我的职责就是揭露真相。你认为这事不容易吧，可是我要先提醒你，工计表明世界上支配人生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你能说出影响所有人间生活的这两大力量吗？”

“哦，富有和贫困？”

“不是富有和贫困。”

“善与恶？”

“不对。是原因和结果。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我要你说出生活在这世间的两类人。你能说出大家都公认存在着的这两类人吗？”

“是制造原因和得到结果的人吧？”

“不对。是公民和骗子。你在听我说吗，利特尔先生？你在听吗？”

哼，我想说的大概是：“没有。我的心思在湖上，和你他妈的女儿在一起厮混呢。”不过我没有说出口。就我所知，她没有女儿。现在我要花一整天去想我本该怎样说。真他妈的见鬼。

居里副警长从一根骨头上撕下一条肉，它吧唧吧唧地钻进她嘴里去，像一条屎，已经快拉出来了，却又缩回去。“我想你知道骗子是怎样一个人吧？骗子是一个变态分子，一个在黑白之间涂抹灰色区域的家伙。我有责任告诉你，灰色区域根本不存在。事实就是事实，否则就是谎言。你在听我说吗？”

“是的，长官。”

“我真的希望如此。你能不能说明星期二早上十点一刻你在哪里？”

“我在学校里。”

“我问的是，在上什么课？”

“哦，数学课。”

居里放下手里的骨头盯着我：“关于黑与白，我刚才给你列举过哪些重要的事实呢？”

“我并不是说我在上课……”

有人敲门，解救了我那将要绞成一团的耐克鞋。一个发式呆板的脑袋伸进屋来。“维农·利特尔在这儿？他妈来电话啦。”

“好吧。艾琳娜。”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在说“别懈怠”，随后用手里那根骨头指一指门。我便跟着这呆板的女人来到接待室里。

若不是我老妈来电话就好啦，我就他妈的高兴死啦。我跟你说话悄悄话儿：就像我一生下来她就在我脊背上插了把刀子一样，现在她只要出一点儿他妈的声音就像是转了一下那刀把儿。如今我爹不在我身边跟我一块儿挨刀，那把刀就戳得更深。看到那部电话我

的双肩便耸起来，嘴巴也张开来。我知道她会说什么，一字不差。她会用把我操个死去活来的腔调哭诉道：“维农，你没事吧？”我可以担保，一定是这样。

“维农，你还好吗？”我感到刀锋插进来，在零割碎切我的肉。

“我没事儿，妈。”这会儿我的声音又小又傻。这是我在潜意识里恳求她别那样悲戚戚的，可这就像猫咪左右不了一条烂狗子一样，根本没有用处。

“你今天上过厕所没有？”

“活见鬼，妈妈……”

“唉，你不是有、有那个毛病嘛。”

她打电话来不是要转动那把刀子，而是要用一把他妈的标枪替代它。本来不该对你说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解大便的时间往往不确定。不说这些叫人恶心的细节啦，我老妈把这件事加在刀子上，时不时地都可以转动刀把儿。有一回，她还给我的老师写信提到这件事，那个婊子自己也想找机会戳我一刀，于是便在班上讲了这件事。你不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被她搞死的。这些天来插在我身上的刀子就像一根他妈的烤肉叉子，上面沾满了屎。

她说：“我是说，你今早没有时间上洗手间，所以我担心，呃……”

“我真的没事儿。”在她把那一整套他妈的“金猪”<sup>①</sup>刀子插进我身体之前，我仍旧彬彬有礼。我处于被绑为人质的境地。

“你在干嘛呢？”

“听居里副警长讲话呢。”

“卢戴尔·居里吗？好啊，告诉她我在减肥协会里认识她姐姐蕾娜。”

“妈，她不叫卢戴尔。”

“若是巴里，帕姆半个月同巴里见一回面，在星期五……”

---

① Ginzus Knife Set，疑为 Ginsu Knife Set，“金厨”品牌的刀具。

“她也不叫巴里。我得走啦。”

“好吧。车还没有修好。我又正在为莱丘加烤蛋糕呢，所以只好让帕姆去接你啦。维农……”

“嗯？”

“在车上坐端正，城里到处都是摄像机。”

魔术贴粘扣带像蜘蛛似的攫住我的脊柱。灰蒙蒙的地方摄在录像上也是看不到的。待一泡尿叫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谁也不想呆在这儿了。别误解我，我不是说这是我的错。对此我很平静，明白吗？在悲伤的表面之下，我心中十分安详，因为我知道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为什么电影结局都是幸福的？那是因为它们仿效生活。关于这一点，你我都明白。可是我家老太太他妈的偏偏不懂得这一点，真是的。

我拖着腿慢慢走回大厅，坐在我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居里便道：“利特尔先生。我这就从头再开始，也就是说，你要说出一些真相。年轻人，关于星期二的事，博克尼警长已胸有成竹。你该感到欣慰的是，你只要同我谈就行啦。”她伸手去摸自己的阴部，但是在最后那一瞬间转而去摸枪。

“长官，当时我在体育馆后面，事情发生时我根本没有看到。”

“你刚才还说，你在上数学课来着。”

“我是说，那是我们上数学课的时间。”

她斜眼瞟我一眼道：“你在体育馆后面上数学课？”

“不是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在课堂上？”

“我去替纳克尔斯先生办一件事来着，结果、结果耽误了。”

“纳克尔斯先生？”

“我们的物理老师。”

“他教数学？”

“不是的。”

“哼哼。你这番话说得很不清楚呢，利特尔先生。一团糰糊。”

你不知道我多么渴望自己是让-克劳德·范达美<sup>①</sup>。那时候我就会把她那把破枪插进她的屁眼里，然后和一个做衬裤广告的女模特儿一道溜之大吉。可是瞧瞧我吧：乱蓬蓬的一大丛褐色头发、眼睫毛像是骆驼的。还有老态龙钟的狗崽子脸，好像上帝造我时是透过一个他妈的放大镜干的。我的尊容马上会叫你明白，在我的电影里我把饭吐到自己腿上，他们便会派来一个护士来见我，而不是做衬裤广告的女模特儿。

“长官，我有证人。”

“是吗。”

“纳克尔斯先生看见我了。”

“还有谁？”她用手拨拉一下盒子里的干骨头。

“有一群人呢。”

“是吗。可是现在这些人都到哪儿去啦？”

我想弄明白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可是记忆就是不肯回到脑子里来。它就是一滴泪，像一颗湿乎乎的子弹一样穿过眼睫毛，来到我眼睛里。我坐在那儿，全然不知所措。

居里说：“好极啦。他们不爱热闹，是不是？好啦，维农，让我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你吸毒吗？”

“哦，不吸。”

她紧紧盯着我的瞳仁儿瞧，逼得我的目光翻过墙去看外面，然后再迫使我看着她的眼睛。“第二个，你有武器吗？”

“没有。”

她的嘴唇绷紧了。她从腰带上的皮套里掏出手机，把指头放在

---

① 电影演员让-克劳德·范达美（Jean-Claude Van Damme，1960—），又译尚格·云顿，比利时人，少年时代曾习武，练习过日本空手道、跆拳道等武术。他曾在《血占》（Bloodsport，1988）、《铁拳无敌》（Lionheart，1990）等动作片中扮演主角，成为世界闻名的动作影星。

一个键上，与此同时她一直死死盯着我。接着她猛按那个键。电影《碟中谍》中的主题曲在大厅另一侧的某一电话上唧唧响起。“是警长吧？”她说：“请你到会见室里来一下好吗？”

若是那个盒子里还有肉，她便不会叫警长来。盒子里没有肉了，这使她沮丧、使她转而去寻找别的乐趣了。这是我刚刚才弄明白的：我变成他妈的肉啦。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水牛皮挤进屋来，里面裹着博克尼警长的灵魂。他问道：“就是这个孩子？”好像是说，操，不是他，是多莉·帕顿<sup>①</sup>。“他还肯合作吗，魏茵？”

“不能说他肯，长官。”

“那么让我跟他谈一会儿。”他关上门。

居里从桌上收回她那肥肥的大奶子，转身朝着角落，好像那样别人就看不见她了。警长冲着我呼出一阵幽长的腐臭气味。

“孩子，被惹恼的人们就在外面。被惹恼的人们很快就会做出裁决。”

“我根本不在现场，长官。我有见证人。”

他冲着居里呆着的那个角落扬一扬眉毛。她朝他眨巴一下眼睛。“长官，我们正在调查呢。”

博克尼从巴恩烧烤牛排盒子里抽出一根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走到门口那张照片那儿，围着耶稣的脸、他的大片血迹和他凄凉的眼睛画圈儿。接着他把目光停在我身上。“他跟你说过话，对不对？”

“没有说起这件事，长官。”

“即便是这样，你得承认，你们俩走得很近。”

“我并不知道他要杀人。”

警长转向居里。“检查过利特尔的衣服吗？”

她说：“我的搭档检查过。”

---

<sup>①</sup> 多莉·帕顿（1946—）是美国著名乡村音乐歌星。

“内裤呢？”

“是普通的紧身短裤。”

博克尼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检查过里面吗，魏茵？你知道，某些行为会使男人的屁眼松弛。”

“内裤看来是干净的，长官。”

我明白这话他妈的指的是什么。没有人会站出来明说，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的特点。我努力控制住自己。“长官，如果你指的是男同性恋，我不是。我们从小孩子时候起就是朋友，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得……”

警长的小胡子下面浮现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这么说你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啦，孩子？你喜欢车子、枪，还有女朋友？”

“当然。”

“好，好吧。我们得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一个姑娘身上有几个可以让人办事儿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能塞进两三个手指的地方？”

“可以办事儿的地方？”

“腔，孔道。”

“哦。两个吧？”

“错啦。”警长洋洋自得，好像他妈的刚刚发现了相对论似的。

操。我的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曾经有一回，我把指尖儿放进一个穴中。别问我那是谁的穴。它令我想起暴风雨后迷你市场的装货间，一股股湿透的硬纸板和变质牛奶从那儿发出刺鼻的气味。无论如何，我认为那与你们的色情业所说的不是一码事儿，与我认识的那位名叫泰勒·菲格罗亚的姑娘也没有关系。

博克尼警长把骨头扔回盒子里，冲着居里点点头说：“把他的陈述记下来。拘留他。”说完他便咯吱咯吱地走出房间。

“魏茵？”一个警察在门外嚷道：“吃饭啦。”

居里应声而动。“你听到警长的话啦。我会同另一位警官来记下你的陈述。”

待她两条大腿的相互摩擦声听不见了，我把鼻子伸向四周，寻找哪怕是一点儿模糊的慰藉，比方说一星半点暖烘烘的烤面包味儿、嚼薄荷糖的口气。可是，除了汗臭味和烧烤酱的气味，我吸进的气味全是学校里的，譬如一帮小流氓看见一个不大说话却有文学才能的学生独自呆在一个角落里时产生的冲动。再就是，把木材锯开做他妈的十字架时散出的气味。

## 2

妈妈最好的朋友叫帕米拉，大家都简称她帕姆。她比妈妈还胖，因此妈妈同她在一起时很开心。妈妈其他的朋友都更苗条些，因此她们不是她最好的朋友。

帕姆来到啦。她朝警长的秘书发出的吼声响彻三个县。“老天呀。他在哪儿呢？艾琳娜，你看到维恩了吗？嗨，我喜欢你的头发！”

“不会显得太蓬松吧？”艾琳娜叽叽喳喳地说。

“不会的，棕色真的很适合你呢。”

我想你没法不喜欢艾琳娜，我不是说你会喜欢想象她如何像一个庞然大物那样慢吞吞地挪过来或是干点别的什么。她身上有一种不会伤害别人的愉悦气质。她做的事情不外乎是吃东西。

“你们给他吃过东西没有？”

艾琳娜道：“我想魏茵给他买了排骨。”

“魏茵·居里？她本该按照普林逊金食谱减肥的。她老公巴里真该开着卡车来接她！”

“老天，她差不多都快住进巴恩烧烤牛排店里啦。”

“唉，天哪。”

艾琳娜道：“维农在那屋里。你最好在外面等等。”

于是门飞快地推开来。帕姆蹒跚地走进来，她的腰板挺得直直的，好像头顶上放着一摞书似的。这是因为她的重心与别人的不同。“维恩，你吃排骨了吗？你今天吃了什么？”

“早饭。”

“啊，天哪。咱们还是打巴恩烧烤店那儿走吧。”你同她说什么都没有用。信我的，她一定会打巴恩烧烤店那儿走的。

“帕姆，我走不了。我得呆在这儿。”

“别犯傻。我们走。”她拽我的胳膊，力度很大，把我拉得站起来。“艾琳娜，我要把维恩带走。你对魏茵·居里说一声吧，这个孩子还没有吃饭呢。我的车还在前面别人的车旁边停着呢。在我遇见巴里之前，她最好先减掉几磅。”

“别带他走，帕姆。魏茵还没有问完话呢……”

“他并没有戴上手铐嘛，再说，一个孩子总还有吃饭的权利吧。”帕姆提高嗓门，屋里的家具在摇动。

艾琳娜说：“规矩不是我定的。我只是说……”

“魏茵无权拘留他，这你是知道的。我们走啦。”接着帕姆又补充一句：“我喜欢你的头发。”

待我们走到走廊上，仍听得到艾琳娜在叹气。我的耳朵四下里煽动，仔细听居里或警长的动静，不过他们的办公室里似乎都没有人。其实我说的是警长的办公室。接下来，还没有回过神来我便已在帕米拉的大力挟持下快步走出了大楼。告诉你，谁也没法子跟这个很现代的女人争执。

屋外，大块大块的乱云遮住了太阳。随着云而来的暴风雨前这儿总会刮风，就像一条湿漉漉的狗呼出的气息。闪电像打嗝一般时断时续，只是没有雷声。命运也像云一样变幻莫测。它们提醒我赶快溜出城去，去看奶奶或是干点别的什么，直到风平浪静、真相大白于天下以后再回来。先去把家里的毒品扔掉，然后就上路。

帕姆的旧水星车引擎盖上闪过一道亮光。玛蒂里欧城里死板的

建筑物在闪光中颤抖，抽油机融化了，整条居里街上都洒着喷出的原油。就是这样，原油、长耳大野兔和姓居里的人在玛蒂里欧到处都是。这里原是德克萨斯第二强的城市，仅次于卢岭。那些在卢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人一定会爬到这儿。近来，我们这儿最棒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星期六晚上得来速餐厅<sup>①</sup>里挤满了人。我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就近观察过这个地方，结果肯定是一样的。所有的钱财、人们的置业欲求都在城市中心展示出来，以后再像渐渐趋于平静的海浪一样向外部延伸。在中心地带，健康的女孩子们穿着白得耀眼的短裤四处招摇，然后是大群身穿运动短裤和印花棉布裤的人向外围扩散，直到边缘处，身着松松垮垮紫色内衣的女孩身上横七竖八地系着一些带子。近郊只有一家破旧的店铺出售围巾一类的东西，这里没有洒水车，也没有草坪。

帕姆道：“为什么我就只能吃鸡肉混合餐？”

他妈的。问得好。即使是在冬天，这部水星车也散发出一股炸鸡块的味道，今天它臭得就像一个魔鬼的子宫。帕姆停下车，从刮雨器下拉出一个反光罩。我四下里望望，看到每一部车子都有一个。赛博·哈里斯从街道那一端骑着自行车穿过薄暮而来，给大家分发这东西。帕姆打开它，眯着眼睛瞧上面的字：“哈里斯店，欢迎惠顾。”

她说：“你瞧瞧。我们正好剩下一笔买一份鸡肉混合餐的钱。”

他妈的大麻烦令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帕姆又挤进车里。看得出来，此刻她心里萦绕的念头无非是待会儿点什么做主菜以外的配菜。不过最终她一定会来上一份凉拌卷心菜的，因为我老妈说过那东西有益健康。那是蔬菜嘛。至于我自己，我要一份更健康的東西，譬如搭下午的公共汽车离开这个城市。

在盖伯特街拐角处，一部警车响着警报器超过我们的车。别问我为什么，总之他们是无法拯救孩子啦。帕姆以后会怀念这个街角

---

<sup>①</sup> 得来速（Drive-Thru）是一种汽车餐厅，可提供免下车预约服务等。